

IMAGINE ME GONE

岛上的人

[美] 亚当·哈斯特 著 王岑卉 译
Adam Haslett



南海出版公司

IMAGINE ME GONE



岛上的人

[美] 亚当·哈斯特 Adam Haslett 著

王岑卉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岛上的人 / (美) 亚当·哈斯特著 ; 王岑卉译. --
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9.2
ISBN 978-7-5442-9284-9

I. ①岛… II. ①亚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21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7-170

IMAGINE ME GONE by Adam Haslett
Copyright © 2016 by Adam Has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岛上的人

〔美〕亚当·哈斯特 著
王岑卉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李玉珍
策 划 好读文化
封面设计 林 丽
内文制作 一鸣文化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284-9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没有痛苦，爱就一无所有。

我坚信人们的承诺只是过眼云烟，

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弃我而去，

这让我认识到：孤独才是人生的真谛。

或许世间所有音乐，
即便是最新旋律，
都不是被创造出来的，
而是从记忆深处涌现的
无声的泣血之歌。

—— 让·热内（法国诗人，荒诞派剧作家）

目录

序幕 / 001

第一章 创伤 / 007

第二章 迷茫 / 097

第三章 守护 / 203

序
幕

亚历克

一走出小屋，耀眼的白光就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院子里的积雪在阳光下闪耀。融雪成水，顺着屋檐下的冰凌滴落。高大的冷杉静静矗立，原本衬着灰暗的天空显得黑黢黢的，如今在阳光下透出一抹绿意，像是万物有了复苏的迹象。我和迈克尔在雪路上留下的脚印，已经融化成了石板上椭圆的痕迹。车道上的轮胎印下面隐约可以看见石子路，这还是我们来这儿以后的头一次。寒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，不过十二月的融雪天终于到了。我不确定现在是几号，也不确定是几点，只知道肯定是下午。

路对面停着年轻捕虾人的卡车，车底淌出一摊泥水，显然是车底盘结的冰融化了。他家柴堆上的积雪也化了不少，露出盖在上面的红色防水布。他家那白雪皑皑的屋顶上，青烟顺着烟囱缓缓升起，飘向湛蓝的天空。

我得给姐姐打电话，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，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。

我开始朝村子走去，经过大门紧锁的避暑小屋，还有退休的老两口家。他们给门廊装了玻璃门，花布窗帘后面成天亮着灯。在彻骨的严寒中，这段路原本寂静无声，但现在我能听见潺潺小溪穿过树林，

流经地下，扑向岩滩，能听见海鸥呱呱大叫，甚至能听见雪堆下面水声滴答，涓涓细流开出条条通路。

我想听到赛斯的声音，想听他聊聊自己的一天，哪怕只是讲讲早饭吃了什么，说说他为我回家后做的安排。然后，我就可以告诉他，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在一起了。但我迟迟没能拨出这通电话。

一旦我开了口，一切就会成真。

我继续往前走，敞着外套，没戴帽子，也没戴手套，但在太阳底下竟然越走越暖和。此时此刻，在旧金山，我姐姐大概已经出门，在乘公交去上班的路上，说不定已经到办公室了。我妈妈大概要么是忙着买杂货，要么是跟朋友共进午餐，要么是趁着天好出门散步，惦记着我和迈克尔在缅因州过得怎么样，寻思过多久再给我们打电话。

在通往村子主路的十字路口，我看见了古老的浸信会教堂。教堂正厅高处的彩绘玻璃窗映着红霞，仿佛是由内而外在熠熠发光。教堂尖塔的白墙衬着漫天霞光，简直让人无法直视。我突然很想知道，捕虾人跟他老婆有没有进去过，他小时候有没有跟爸爸或者爷爷来过这里，还是说他压根就不上教堂。

他在车道上劈柴闹出的动静曾惹得迈克尔火冒三丈。他劈起柴来不疾不徐，隔上好久才传来“啪”的一声，害得迈克尔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跑到饭厅的窗前，边朝外看边骂骂咧咧。

在此时此刻的恍惚状态中，在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虚幻状态下，我心想，为什么那个声音不能再发挥一下作用，把迈克尔唤起来？让

他如坐针毡吧，在他耳边抓挠吧。为什么不呢？要是连我都不试着去唤回他，那我還算是人吗？

我转过身，快步往回走，沿着通往海岸的小路返回坡上，希望这一天能从头来过。

转过弯，看见身穿工装夹克、头戴棒球帽的捕虾人（他只比我小几岁）走进前院时，我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。我开始朝他小跑过去，生怕要是不赶紧跑，他就会消失不见。没想到，他在离车道尽头还有几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，眼睁睁看着我朝卡车跑来。跑到他跟前，我扶着车厢后挡板，呼哧呼哧直喘气。

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，但我和迈克尔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。

我们就那么呆呆地站着，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。他两只胳膊垂在身体两侧，满脸胡须，面无表情，显得颇为古怪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他用警惕的语气缓缓问道，让这个问题带上了一丝威胁的意味。

我冲小屋努了努嘴：“我住在那边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见过你们。”

走近些，我想说。我需要他再走近些，才能给他一巴掌，或者一头扎进他怀里。

“出事了，”我终于大声说出口，“是我哥。”

走近些，请走近些。但他没有。他只是站在自家院子里，带着对我和自己的怀疑，眯起眼睛打量着我。

迈克尔

你好，这里是沃尔特·本雅明医生的语音信箱。我目前不在办公室。如果你是我的病人，请留下姓名和简要留言，还有电话号码。要是你觉得我有你的号码，如果方便的话也请再留一次。我会及时回电。请注意，我从本周五到下周四都不在办公室，在此期间收到的信息将于下下周一回复。

如果是紧急情况，你碰巧跟弟弟外出度假，希望能远离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不变的场景，结果却被从天而降的大雪困住，只能看见过去的灾难，看不见一丝未来，那么请挂电话，联系我的接待员。

最后，如果你是想续生死攸关的药，又担心我没法及时收到这条消息，觉得对这台机器说的话可能会成为你的遗言，那么请记住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深深爱过自己的家人。

第一章

创伤

玛格丽特

匆忙之中，我们注定会忘掉点什么。昨天我得带亚历克去找医生拆线，带凯尔西去看兽医，还得为出行准备吃的，结果行李只收拾了这么点。不过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起码约翰昨晚下班回家后还帮亚历克和西莉亚收好了书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八点半我们得准时出门。约翰一直吓唬孩子们。在孩子们面前，他会把所有事都变成竞赛：慢一分钟我们都不等你，不会回来接你哦！只要约翰大摇大摆地走出家门，一声令下“出发”，孩子们就会立刻抓起身边的东西，争先恐后地冲进车里，抢占好座位，理所当然地认为剩下的行李该我拿。迈克尔和西莉亚会再一次占据上风，亚历克将再一次落在后面。要是哥哥姐姐不带他玩，亚历克就会哼哼唧唧，搅了他俩的兴致。孩子们对离开家既渴望又恐惧——尤其是去缅因州过暑假，在水边度过两个星期。

保姆再三保证会喂好兔子、荷兰鼠、小鸟，甚至是迈克尔的蛇。她得把老鼠解冻后拿绳子吊在棍子上，在它眼前晃来晃去才行。在所有家养宠物里，只有最淘气的凯尔西跟我们一起走。它是孩子们的小宠儿、吉祥物和开心果。这只不听话的小杂种狗经常把纱窗扒坏，还在床上拉屎，但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还是爱它。

为了这次长途旅行，我给他们准备了惊喜大礼包，不过得到半路才会拿出来，好让他们有点盼头，给我换来半小时的安宁。那只鞋盒里会装满卡牌、花生和橘子，还有给亚历克的乐高玩具，给西莉亚的书，给迈克尔的音乐杂志。我必须赶在他们下楼前把东西装好藏起来，不然就发挥不出神奇效果了。我刚藏好不到一分钟，亚历克就冲进厨房间：“早饭吃什么呀？”

迈克尔紧随其后，径直走向弟弟，掐住他的胳膊，疼得他吱哇乱叫，大声求饶。迈克尔说：“妈妈收拾东西呢，也就是说，爸爸做早饭。他只会煎荷包蛋，所以早饭肯定是荷包蛋，你这小笨蛋。”

迈克尔和西莉亚都把亚历克看作是智商跟凯尔西差不多，时不时逗他一下找乐子。

“疼。”亚历克捂着胳膊哼哼，但迈克尔忙着调收音机，根本没搭理他。新闻播报、小提琴曲、购物广告、乡村音乐、抒情摇滚……几个电台来回调了三四次后，他终于锁定了迪斯科舞曲，那是他最近的大爱。

“拜托，现在别放这个行吗？”我说。

“咱们不能再听巴洛克音乐了。那会害得大脑萎缩。咱们需要来点劲爆的。”

十二岁的小屁孩是从哪儿学到“大脑萎缩”这种说法的？肯定是从他读的某本小说里。他喜欢这个词的读法，没事儿就用用，直到一周后被另一个让他念念不忘的词取而代之。他会在饭桌上把这些词现学现卖，通常拿七岁的亚历克当作实验对象。亚历克还懵懵懂懂，听不出哥哥在讽刺他是笨蛋。某天晚上，亚历克在讲自己球队在学校里

的表现，迈克尔故意怼他：“你让我们开心得够久了。”^①得意地停顿了一两秒后，迈克尔偷偷瞥了我和约翰一眼，瞧我们对他这句俏皮话有何反应。亚历克浑然不觉，还在自顾自地说着比赛，直到迈克尔狠狠掐了他胳膊一把。

“别放这个。”我说。于是，他调回波士顿公众电台罗伯特·路特塞玛主持的古典音乐节目，推开纱门，把一脸渴望的凯尔西放进院子，跟在它后面出去了。

今天日出是五点十七分，比昨天晚了一分钟。日出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太阳已经高过松树的梢头。万寿菊花坛边的水池里，金丝雀和小麻雀在扑打翅膀。粗制滥造的花坛由水泥草草砌成，冬天被白雪覆盖显得尤为丑陋。车库的屋顶摇摇欲坠，我们经常提醒孩子别在那下面玩。还有那乱七八糟的小院，种了些皱皱巴巴、灰头土脸的牵牛花。这块地方平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但今天早上，鸟儿身上抖落的水珠晶莹剔透，竟让它有了些许动人之处。

凯尔西已经沿着小路朝树林跑过去了——这一去又得一刻钟——但迈克尔没有跟上去，而是站在旅行车的保险杠上，双手抓住车顶的行李架，身子重心落在后轮上，弄得车子一颠一颠的，仿佛那是一头任由他驱使的野兽。

约翰一身他最喜欢的夏天打扮——百慕大休闲短裤、帆布皮带和蓝色 Polo 衫，春风满面地登场了，准备领我们踏上海边探险之旅。陆

^① 原文为 you have delighted us long enough，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班纳特先生为了劝阻女儿继续唱歌说的反话。

地上的住处、海岛上的住处和往返用的船都是约翰的同事借给我们的，我们自己根本负担不起在百亩小岛上度两周的假，但孩子们毫不在意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也毫不在意——这是一份令人开心的厚礼，我们已经享受了整整三年，我也渐渐爱上了它。只不过要等到最后关头，我们才能确定能不能成行，什么时候才能成行。这提醒着我，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是临时的、短暂的。

这里不是我们打算定居的城市，甚至不是我们打算定居的国家，更不是我们打算让孩子上学的地方。我们原本住在伦敦，迈克尔和西莉亚也出生在那边。那是约翰的故乡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去。我们在这边住了这么久其实是个意外，真的！约翰被派到波士顿做咨询工作，我们原以为只会待八个月，就在萨默塞特租了这栋房子，跟我老妈在同一条街上。以前我们家常来这个镇上过暑假，老爸去世后老妈就搬了过来。过去我们整个家族都住在附近，这栋房子还是我家某个当木匠的祖先盖的。

后来，约翰在伦敦的公司倒闭了，我们就搬了过来。这儿有很大的空间供孩子们玩耍，而且离外婆家只有三分钟的路程，也算是个优点。于是，约翰就找了份临时工作，我们的家具则在英国的仓库里堆着。他的临时工作换了又换，最后在新兴的风投领域找到一份长期工作。我们原本想象的生活——住在市区，朋友环绕，派对不断——就这么一年一年往后拖，到现在已经八年了。我们仍然认为有朝一日会回去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去。这让我一想起就有些茫然。不过大多数情况下，比如今天早上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孩子们开开心心，我都不愿意想太多。